

書生初見一卷

〔清〕翁傳照撰

清光緒刊本

通達治體於天理國法人情三者皆到雖老必吏事者不能易也未入仕途而所見已如此非有家傳之仕讀未易辦此持此一編與令兄朝夕切磋居家則居官集居官則棠棣兩碑與前史所傳大小馮君大小南郡後先輝映上紹先德廉訪公之盛蹟不難矣令伯祖與先君爲丙子同年本有世講之誼而又承不棄願居門下之列余何敢當乎勉紹先型益宏令德老夫衰朽惟有欣然企望而已

癸巳臘月曲園俞樾識

往歲翁子少哇以所著書生初見示余余既爲題其端

矣今歲又以一本見示余曰君又錄一通乎何其勤也少哇曰吾所錄已十數通矣詰其故則曰呂東萊之序東萊博議也曰子離羣而索居心術之差見聞之誤而莫予正也幸因是書豪愆髮謬隨筆呈露郵致諸公長者之側或矜而鑄或愠而謫一語聞則一病瘳其獲豐矣吾爲是書而愛我者不我疵也計惟錄數十通流布人間見之者衆指摘之亦衆庶幾瘳我之病焉亦東萊之志也余笑曰然則子之計亦拙矣吳下剗刷之工甚廉子何不刻之木而摹之紙數日之內可得千百本此乃東萊所謂傳愈博病愈白者何勞勞於筆札爲子如

有詭癡之疑請卽以吾言爲解少哇唯唯因卽書付之
此書通達治體余前已盛稱之叔平尙書稱其識度異
流俗且諳習 國家掌故尤深得此書要領余可不再
言矣

乙未仲春曲園居士又記

統觀條說於吏治民隱除弊興利輕重緩急寬嚴之間
大有體會思慮周密條理精詳本此心昆弟交勉何患
不爲循吏充此道行之終身豈但爲牧令郡守雖封疆
治事不外乎是君家從政錄便是傳家治譜昔人謂爲
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盡心民事丕振家聲於賢
昆仲有厚望焉

癸巳十月初二日叔鴻徐樹鈞識

古人治事皆以世其家者爲美爲其驗於得失之數核
於成敗之理父詔兄勉洞然於肯綮如庖丁之迎刃而
解也少哇少侍庭誨綜之以閱歷所得其論吏治如數

三

家珍而合鍼芥也至其克責自勵骨肉之間淵然相勗
以友誼天性篤實肫摯尤爲治事之本遠大之業基之
此日終始不懈以慰老懷

癸巳冬至後五日澂園徐樹銘書

友朋磋切況在姻黨望過江持示仲阮共察勵之

二十一日澂園老人又書

拜讀大著吾無閒然矣邑譜傳家故人有後欣慰何似
具如此才識出而臨民必能坐言起行步武前賢拭目
以俟

世弟張夢元識

少畦世兄寄來與令兄少蘭論治各說展閱再三言官箴則字字的當言利弊則事事精詳非十年讀書十年閱歷不克臻此其中援引尊公蘭畦廉訪事蹟諸多廉訪自州縣以迄陳臬決過許多大獄定過許多大計有時以剛斷擒渠魁有時以誠信解民門至今口碑猶在少畦皆見之聞之當時名臣循吏有善政流傳廉訪於過庭時詳論之而少畦一一記之於心終能一一筆之於牘可謂善述人之事矣今者少畦分發到蘇以勉其兄者復以勉其躬將見悅上治民爲蒼生造福所以報國家在是所以繼志者亦在是少畦勉乎哉請還以質

之少蘭也可

四

姻愚弟劉國光拜題

傳照弱冠彙編 先公遺書檢得片紙書曰二子傳照傳照侍余問汝輩知我做官樂不樂傳照對曰樂百姓樂便樂次子對曰樂亦擔憂終不樂余喟然曰二子皆幼他日長子必厚重造福次子造就必苦傳照讀竟泣數行下不肖一無造就何以副斯言也於是始汲汲讀書稍有所得輒以質 兄 兄曰未也盍再求之於是傳照久無所質癸巳秋別三年矣乃以斯言進 兄覽之喜而傳照益懼且疑是冬將筮仕走京師晤平時最學一二前輩徵所向無以對姑以此爲塞責地幸不吾斥謬獎多而貶解少嗟乎傳照自此不進矣念 先公

五

門人故吏湖湘戚族里鄙不乏其人謬以傳照能心先公之心期許甚厚因錄此寄遠以效一得庶可來箴砭之言受切磋之益俾傳照一知半解更有所進雖未足仰希 先公治蹟而 先公所謂造就必苦者或可庶幾其萬一歟光緒甲午夏四月既望翁傳照自識於姑蘇寓齋

書生初見

善化翁傳照

癸巳夏六月 兄長入

觀京師計將返爾傳照

自湘之滬候

兄旅邸兀坐困卧景物若勿覩聞京

師大水出入滯行懸懸無已有時苦立江干極目天

涯行人何處偶中夜起繞帳皇忽正不知身之在京

師抑在閩也嘗捧家書別久思涕念驟見之頃涕溢

於眶想到聚不過十日熱淚幾不可遏 兄方究心

吏治續先緒以振家聲弟欲有所陳用供採納恐見

面時頭緒萬千從何說起迅筆於此語率不文 兄

長指斥其非交相砥礪焉弟之願也

同知上同府體下理民情旁署州縣大小繁簡時至則

為之是可喜也亦復可慮府縣皆以知為名州縣以親

民為職知縣慮縣事不盡知也親民慮民情不我親也

天下事皆從州縣做起能慮是進此者作無不善矣

昔賢想作知縣好作條教立名迹善夫想立名迹方可

作條教近吏投閒置散望委署如登仙既得患失席不

暇煖而去無恥者剝削不遑有心者設施不及吾輩當

之一月言禁約三月言條教五月言典利期年幸無誤

事可以告新令尹即僅告粗成地方必陰受其福

禁約不可過多條教不可過文欲如作文要有心得凡
興舉不可好大喜功欲如發弦必得應手

中人之資取法乎上作吏亦然存心為儒吏僅得與循

吏等存心為循吏猶不失為良吏良吏之次則能吏耳

今之工逢迎專威猛者號能吏嗚呼吏之能事固如是

耶 名宦公之名蹟載在志傳 按察公之政績奏呈

御覽宗法心傳勉為循吏較他人為易多多

名宦循吏之後卻不易為我兄弟識力安及前人萬一

責備賢者猶君子之心更有由羨生忌幸人之敗者他

人之敗敗及其身我輩之敗敗貽其親運憲頒 兄稟

件以式各場府尊不受縣供張而宿場署譽之則曰公

事認真上游器重毀之則曰恃才結上越俎代謀叢銖

之的尤須步步為營

看牧令書中憲綱一類乃知遇上司之難看汪氏佐治

藥言乃知求幕友之難知其難乃能得其易上司須以

公事結之幕友須以道義信之結上司在臨時信幕友

卻須平日相依為命欲於寅僚推薦間驟得佳士難矣

幕中人有照例之刑名錢穀有儒者之刑名錢穀有學

問乃有道義有閱歷乃有經濟道義相維得力不少經

濟立說生色必多

到任之初關防示觀風示均用條列不可襲陳取厭循
例入學就地審宜懲勸者擇語講論揖諸生曰公論出
學校私言不我聞有大利害幸以教我公事粗理延
各董事及知名士紳於署不入公門者訪致之備五盤
作盡日歡從容問民間疾苦一爲疏記徐徐考驗矯爲
高論者非正偏於己是者非公許其轉相招致或月日
條答較之一紙例文似乎親切藉易知人此爲瓜代吏
設急就策從容展布者又別有道

地方大利害與紳士共事較易與除承寇謝險敗重
兵戕將官凶淫劫掠積數十年未可獲 按察公不動

三

聲色盡擒渠魁殊險以狗剛猛堅忍作用甚苦其初履
任下採風十問又勤勤與士紳接獲賊不多時求獲賊
之道非一日也

小民未有不畏官入則擊鼓登堂出則鳴鑼喝道可以
禍福人可以生死人吁可畏已儒吏循吏但覺其可愛
可敬不知其有畏也邑有師事兄事之賢時造其廬有
奇節至孝之家命駕禮之或因公下鄉或送客出郭召
父老詢疾苦勉諭其子弟雖婦孺知無畏避敬愛之心
油然而生較之張蓋入村落婦女以之嚙小兒啼農叟
卻立道旁不辨輿中姓名者何啻天淵卷阿之八章曰

媚于庶人這媚字要想出如何媚法

簿書少暇未能博稽經史但取朱子綱目循吏傳置案
頭隨時瀏覽足滌胸塵汪氏書牧令書皆切時病鹿洲
書於閩尤宜仕優則學學乃益優

多看律例成案尤宜多看本地案卷俗尚情偽熟悉較
易歐陽文忠初令夷陵無書可借乃取案牘徧讀之後
來相業實基於此潯美場塵牘錯雜 兄皆籍交後任
此中具有精神閒官獨任其勞况繁劇之地必更有爲
平日習兵機到郡辨地圖乃稱守令以史斷律以身作
例乃可救荒

四

閩缺多係海疆與通商事知己知彼方可共事方可言
敵洋人飾信鬪智略遠務近而已約見時刻不可錯照
會事件不可遲觀其戰也先下戰書將戰以旗爲告不
殺仇使旅民似乎信矣而嘗有借端背盟言戰要和之
事小事宜和大事宜爭民教聞可以勸抑吾民不可寬
抑吾民近來民殺洋人常欲兼人擬抵教人殺民縱擬
抵而終不抵華官筆禿唇焦剛方委婉無非嚴 大國
之體彼方以爲智不我若也時勢如斯可勝浩嘆識者
謂除俄以外大半意祗圖利虎狼之性得人而止犬羊
之性不得食未便噬人似已然飛蝗害稼力可殺人是

在平日臨之以莊結之以信杯酒釋兵固屬從容能事而公文辦復冀免造次失言激烈未可詭隨亦未可天下乃州縣之積州縣之細足誤蒼生況為通商之州縣乎

拒捕之事有激而成虎狼入室豚犬供其搏噬困獸猶鬪況人乎蒼猾差役見弱者有所倚恃強者不聽摧殘遂裂衣毀票冀堂上一怒滅門令尹竟作役家生佛小則激為會營拏辦之案大則激成聚眾抗官之民可不哀哉汪龍莊先生曾言之惟改派幹差原差即爽然若失論改差以再不善辦必干重責票內仍就原案不可

五

加拒捕字樣俟其到案案情已明再考其有無無則重責差有則寬責民告以不即辦不嚴辦者以拒捕罪名不小也先生未嘗言責民是可施之湖湘純謹之鄉不可用諸閩廣獷悍之俗即今日湖湘亦須體察可如先生言最是好事

丁兩生中丞撫閩風厲震人文闡例示搜檢士人以監臨認真羣將不應點監試提調請示中丞牌示曰有不肖吏以書本塞入士子食籃中誣為夾帶者立斃杖下此著大是聰明當場有解散頑眾之論牌示最妥伺堂書役立久換班執堂丁役毋許呼喝傳供吏必得

情詞宛肖上下其手所繫匪輕小民見官日少自入公門業已神智耗散迨公堂陳訴多有語言失措導之使言猶恐不盡動循規矩何可責之愚野之夫袁易齋先生謂接齊民宜謙謙字可玩

聽訟要平心靜氣人之秉質不同弱者違受威折不復能言強者辨足飾奸反失事實片言折獄除此別無功夫堂上一呼階前股栗俗呼戒方為驚堂二字可想應勘之案勿委代員呈驗各據勿交丁書錄供當堂察看當改用硃筆便改不改亦親筆作記防其抽換揚之升天抑之落地此輩真有此手段

六

戚族訛詐近時官吏非斷資息事即懲其害為過情之罰竊以為訛詐類風何可稍遂其忿和事令尹一鄉約足矣烏用官為唯嚴發其奸斥應決杖幾何姑念為某戚族推某不忍初心是以寬汝即着具結存案若情節纏擾屢屢者或令直者鈔案鈐印或令曲者鈔結加印硃批給直者收執或帖諭族長杜其後患勝杖曲者至百也鈔案鈔結有干議否以理搗談未可遽信

按察公遇爭墳山家產錢債田土等案膠轄不已者二比遵斷後即令當堂合具合約三紙各執一紙以一存案三張騎縫上書合約一紙上蓋代書戳記其存案者

親標附卷上蓋稿章餘寫付原告某被告某收執 公
嘗謂吾嘗斷械門巨案牘高盈尺輒以此法爲杜絕後
患天下事每從小處壞起吾固於民間等常控案常慎
密防維遏其流實以清其源也

平民爭控情虛稍可原者告以應得之杖其人必乞免
乃向直者曰汝皆井里共生活杖加其身差及子孫怨
毒勿解爲汝計殊不必也今爲汝寬之或令當堂服理
或疊呼重杖而迄不一杖似此用心兩造未有不感服
但可施諸情有可原者

審奸察僞如良醫然望聞問切關一不可時醫自炫率

七

意定方置人生死於嘗試深可痛憾曾見疑人作賊刑
訊不招喚捕摸其心報稱躍躍也遂指爲賊懦民見官
吏呼喝戰栗且無人色況刑加民身躍在捕口耶或言
士人羣控稱過酒家失硯酒家以騙償酒資訴令尹隔
別士人各授紙筆畫硯式有圓有方有長短乃揮斥令
去一盜不認劫銀繫其妻至硯書銀字於手戒毋壞令
尹徐語盜汝妻已服汝何狡盜固不信令尹隔牆喚盜
妻詢手中銀字在否應聲在盜乃吐實私智小慧明者
不用然亦何可不喻至於變衣履雜人叢近來大獄常
用此法究之祇可辨誣緣伙扳陷害之人無不謀面之

理不能熟揣人情見機入細甯可不爲神君自頌鐵案
撼山誤人自誤者多矣

吾鄉有少妾撫嫡孤而族人訟爲亂宗者妾以涎產滅
嗣訴聚族堂爭且請開棺和血吏竟懸案莫結嘗語友
人曰一判便成鐵案何難之有友人請其詞爰戲判曰
忍請開棺爲死者正是兒之誤何厚其子而薄其軀也
和血不足憑開棺何用果足憑何如執本生是兒之父
母來驗誣則治汝族之罪限三日集驗限外則某確爲
某子無疑

常熟民家延師師積憤乃爲民子悖逆之詞故使縣令

八

拾得令以民不類謀逆者問所仇疑師所爲因開月課
特賞其文久之夜獨往師齋論道文字將出足絆几下
惜字簞得親筆詞稿時沈文肅督視江南批其牘曰此
等材料無可安頓着就地正法老吏斷獄如是如是
作吏以察察爲明其見易偏易固好私訪須防偶語以
欺我論公道須防賄囑以嘗我先入之言牢不可破誤
事豈小哉偶入村郭撫父老疾苦察地方利弊則可欲
貌作齊民訪大疑獄 兄必五年後揣定識定力人不
能欺方可爲之遇訟獄必得透晰開說者儘可以閩語
導之下通民情無損官體

擱輿遞呈牌禁差阻告期之外所進報呈當革其使費
慎其准駁衙門人最喜此事緣一呈使費十倍平常訟
家亦樂官必准且速得肆毒洩憤三尺嚴章爲丁役作
生計何以臨民

大案不可輕斷作判尤須斟酌自炫敏才民搜隱禍

兄憶 按察公牧永有坐以待旦重行集判引爲己誤
之案乎古來惟大經濟大忠勇乃肯認錯迴護其短欲
蓋彌彰徒取小民笑罵大是無謂

命案詣驗不必畏屍嫌穢但正色平心念我爲地方官
爲死者雪冤而來畏嫌自泯此刻近屍親驗死生無憾

九

官亦自安假命圖詐縱不坐誣亦當嚴懲若以不爲無
因輒斷小費貪者稍遂愆私狡者反貽口實和事官吏
竟傷害地方不小鄙論做官不可以官自大卻要以官
自重自大恐肆然民上自重是父母存心

閩中械鬪抗拒之風爲理喻勢禁所難清積案以平民
爭嚴差役以通民情勗鄉老約束之美風俗化導之故
按察公治永六年境內無聞械鬪者設有此事必先宣
貼告示誠言切譬以利害禍福動之隨即輕騎滅從入
其村鎮秉公立判但須搔着癢處撫着痛處藥不雜投
方可治病先不審病便誦切脈之工孟浪下藥大則殺

人小亦損吾醫業 按察公竟宿大湖糾抗之家犯者
自繫待罪威望素著民信已孚也設不測之威開可生
之路脫虎口而就慈母民有不從者乎

譚盜爲竊懦官愚幕習爲慣常一經敗露公罪變爲私
罪昔之就輕今反趨重自爲計亦左人生禍福窮通自
有分定內有家丁書役之防閑外有奸盜命拐之覺察
小民之玩抗正供上臺之苛察過失以一人之精神才
力百里人環而伺其舉止何時何事不可去官胡譚爲
盜憑証證證要結實盤詰証要親自驗收絲毫疏忽能
殺無辜種禍不淺

十

刑杖有斤兩行杖有減折多杖一下卽千處分今之用
笞不獨官可任性卑亦任性得賄從輕否則笞百抵千
善其技者笞肉損而皮不破吏或不見血不止卓得售
其惡矣其人下堂不制皮出血必至潰死板之厚薄寬
窄竹之乾濕生熟在在皆宜留心聞新竹久浸陳弱中
不傷人可詢知者
觀行杖必當堂呈杖請示立法何等斟酌行笞卑役輕
重失當卽以其輕重還治其身

不可鞭人背以人臑膊皆繫於背傷重多死掌嘴至痛
多不敢呼免蓋一開口齒牙多落糊塗吏目爲強項冤
矣掌責宜解頸項衣扣捫任耳門防氣塞閉昔以掌批
頰故曰掌責今皆用皮汪氏謂極輕之法而階用之

亦足
病民

到任理刑將衙中刑具有干法禁者一概毀卻例得用而逾制者改之不及制者仍之總臆堂側乾潔之室鑰存內署懸牌書板以示來者迹似迂而實非迂 朝廷設刑儘足詰奸欲其知痛耳豈欲其求死不得耶又何必廣法外之法自取咎戾成不自信之讞欲除民害首自此始

同一枷也或瘡或死陳木生蟲能咀人頸愚民示眾或致輕生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可不懼歟婦女毋輕拘傳士耆稍存顏面無心之過不能免無心之孽

士

何可作

用刑不可動真怒怒必失平緩打有五醜醉遠行情急新婚新喪是也三不打衰老幼弱殘疾也凡子弟乞代者寬之縱屬效法冀免勉強工夫虧他做到固以君子待我我即以孝弟勵其餘

尚官有惱怒病苦不可用刑不可決獄如名醫有病呼吸自促何能為人切脈刑恤始用因慮始決所以言不可也有人罷職誦經所親撫其背曰汝昔作宰而欲成佛耶不知作宰便可成佛何用誦經
用刑不可離遠燈下用刑尤宜慎杖責搜其肚袋掌責

捫其耳門具幕察其甘心入獄防其速死空燭搖紅揮汗作判一部肉鼓吹階前亂唱繁劇之官慣作此態固亦解子弟頑劣父兄涕泣痛杖之故否

罪人宜恤罪人何必恤曰其人應得之罪固在也刑訊囚繫皆外加之罪故罪人怨吏不怨法老囚禁卒通同家丁凌虐新犯其慘不可悉數深夜驟往不禁自絕刺囚衣扣囚糧是禁卒慣技囚能常見官便無此弊

窮民初賊遽加重杖杖痕在臂厲於刺字在面捕役指為慣賊積賊操縱其身駕馭作賊殊可憫恨然則初犯勿問耶曰不然初犯不嚴可憤可積劫財殺人皆誨於

士

是大不可設法制捕許以自新是在仁吏好為之用刑必公公中有私私中有公懲匿名公也因毀我則私驅家丁私也因作弊則公公中之私用法宜恕私中之公執法宜剛匿名之風各省皆熾不問可示禁亦可慎勿以疑似加人莫須有之罪

閩堂皆愚蠻輩刁紳劣監問有之慣訟習律之人必不肯為非彼有所恃即我激之使然毋退堂毋厲飭平情理事事再問其罪情法公平之地一變而為官民爭執之場不問迹已近闕似問竟指為闕民不服辜官亦不重 兄於忍字大有工夫小民唐突更要用忍

責書差不可少撻黎庶不可多刑盜賊不可多不可少
蓋胥差通同必輕盜賊無賄必重小民誤犯宜憫故也
白役威逼民命官罪革職為官計待書差何可不嚴
嚴待書差因民控因囚詠者尤宜嚴民控不實兩皆不
責論民以寬之之故若以常理責備民將誘官為袒
朝廷不罪言官導之取言而已

家丁宜慎薦我薦人人亦薦我薦人以敗人事縱不我
怪我亦疚心況官民身家所繫固可作友朋贈答之用
耶

捶鑼告狀當堂收呈不用關人書差堂稟作法甚多前

三

效具在我輩識力未充殊不易為咬定牙根也非難事
治事處須密邇二堂寢食其間障蔽自少

待書差賞罰當雖嚴不怨待百姓曲直明雖寬不縱信
紳士以言不敢私事上司以情不必隱頭門以內無病
民之人宅門以內無累官之事利弊乃可與除地方必
能蒙福果有其人當坊其境曰仕宦福地

利當興也有不可興之利利少弊多利暫弊久利於此
而弊於彼皆未可也除弊亦然利中之弊難除利外之
弊尤難除退糶出境善也有時而民噪勿便穀賤傷農
也平糶平價善也有時而米販不前倉囤告竭紀文達

在塞外禁宰耕牛牛販不至牛種日稀弛禁乃安自言
知其一不知其二神而明之是在臨時臨地幸勿快意
為之

興利宜惜民力文廟樂舞忠孝節烈祠墓此宜亟亟修
護也而文昌宮魁星閣風水塔古蹟亭此可緩置楚督
張香帥建兩湖書院不修黃鶴樓所見甚是如疏河蓄
洩便可就近成堤築池防火不如開井便汲一舉必計
較無遺乃可言利

昔一賢令興建文廟集款交佐吏主之訓導司其封教
諭司其鑰紳董多人十日一替令得而課其公私勤惰

十四

功速竣而無弊可以為法
民信未深未可言興利上信未深未可言興利曾見一
令請疏河上臺訪問有無苛派民遂藉辭不舉雍正朝
有大吏奏請截漕 嚴旨謂為彌縫虧空地步因訟
罰捐更宜慎重苛罰律所不容薄捐均應速報毋以事
小忽之誠是 兄之本性誠則信矣

興利除弊不必悅民情卻不可拂民心小民苟安目前
難與圖始然如某省附郊堰壞水未退而督修之員至
至即驅民立水中日迫其成旋築旋傾民或病死相率
賄吏稍埃迫堰成而民已顛頓不堪矣試思民以田為

本壞壞水退有不分工并力者乎勸之可也何督之有書院創建不如整頓閩中荒僻州縣除四書五經外不知世間更有何書制藝相成以爲文章能事有心嘉惠祇整飭成法爰爲變通減課並獎戶設獎課延明經達用之師分門取士多購善本書存院其造就之功不在創建下或有忠孝祠宇名賢堂院借開講幄使名蹟垂久誠兩便之道

前官遇有政績卓著民情愛戴思念舊德或建祠或附祀或請史傳努力成之以之勸吏厚俗卽以之見吾道所向

五

古人入境見道路不治知其事不理故屋大新屋小知民貧而國弱唐宋驛館風景臺池形諸記詠今第求橋梁無場驛館稍完渡船無須索城堞無闕壞卽已難得劉峴帥拜督江南之命入 觀過金陵未受事遵命修城時俄國儲貳游歷將至吾知公獨見其大服公任事之勇

利弊有極小處乃是極大處 按察公牧永勸民勿種田蔗鎮江守王可莊殷撰勸民荒山種樹設局發種皆從小處着力撫百姓如家惟備吏乃能

驅娼妓於樸謹之區惟恐不速禁娼妓於商賈之埠未

免不通民做難獨徒利差役惟誘人子女誤人名節如吳中之臺基湘中之釣臺必得訪拏嚴絕曾文正克金陵所司禁秦淮船妓文正促弛禁或請其故曰地方初復正賴此輩致商賈活我流民耳然在江西水師又厲禁妓船通達權變審機於微不如是何能定禍亂也爲政有體不行小惠巨無冤民庭無滯獄官不累民興廢舉墜此何如德澤也施醫構宜設局全嬰寡宜立堂崇祀典以冀時和禁私宰以重民食至於捨錢放生說經壇修佛廟乃偶然之事無以爲也

夫

兄爲鹽務不得已之政且能汰柴船半課減路挑錢文貧民小販體恤最宜擴此心以任地方廉潔可知惟相沿已久民忘其病一旦我博清名後來不肖吏月立名目倍數取債或納訟賄以救其缺之瘠是我貽之患也若署任爲此更宜斟酌迫交卸時爲之尤可鄙棄其不能去又實不可受者就地擇事用之籍其收付鈐印自存問心庶乎無愧

地方隱患見到便爲力除消禍未萌造福無量萬不得已亦獲告無罪永德鹽務計口配銷 按察公二十年

前牧永時便知有變亂之一日不避危激爲民請命至

於再三竟格不行至去年果有陳拱倡亂勞大兵殺平民貽地方巨患奉 旨更法咸稱自 公去無敢言其害者下頌臣制府查案驚歎謂後之印委各員竟無有關心民瘼偶道及此者宜乎公之遺愛在民至今稱頌不衰蓋深惜痛恨之辭也論者謂 公在民決不反兄痛 先人不及見更法之 旨以 先人之心為心宜有此痛

官中事驅民不為勸之竟舉者無他去其勿便示以至便而又鼓舞以忻動之 按察公令泰邑之得力錢糧其已事也嘉獎之贖頗多獨桂丹盟廉訪批曰以撫字

七

為催科亟敵之鄉轉能踴躍具徵治效惟公苦心人知公得力處

萬民衣傘德政匾牌因公而至者或不必卻預知必堅止之必不可已何若令捐此費於地方全嬰寡施醫耨之類用廣吾仁若一己私恩一番訟勝此則斷不宜受生祠宜牌示婉禁稟留宜温諭勿為去後口碑乃真身受小邑民純官有利民一二事便能食報千秋 兄任薄美聞去之日鼓吹牌傘饒送絡繹鹽場少利民之政能使利民苦心隨處流露便商便民商民共戴大是難事

凡待人寬一步則感行政寬一步則辦斷訟寬一步則易結袁易齋先生之言也以縱為寬則政事弛而民亦受弊歐陽文忠之言也

兄之治事不患不寬但患太寬弟之作事不患不慮但患過慮 兄以仁心布仁術純任自然弟以仁術佐仁心未免矯強此弟之不如 兄處弟病處尤在煩碎在不安靜 兄當為我療之

游移與暴急等誤寬縱與酷虐同敗甯出毋入惟罪疑之道屈死寬生非持平之仁以不忍人之心行必方嚴之政治闊之道不外乎是

六

或曰似此做官未免多慮恐一步不能行也嘻吾慮猶未已也每早打起精神窮思盡慮汲汲為之每夜仰天默念今日之事有對百姓不起與不見信上司者否對得百姓起便對得上司起上司見信方可遂我初心盡吾今職問心得過無事做不得據理而行無事做不到果如是不愧曰官不愧曰做官

右言凡六十四則乃此五日問心有憶口欲言者

兄所能而弟有難能者乃言也 兄所難能而弟有不能者乃言也兄弟皆不能而勉期其能者亦言也憶為治之道約言之不過數語悉言之萬萬語不足

盡也此亦徒託空言何補實用仰稽往治良法美意遠則讀前賢吏治諸書近則有按察公從政錄在錄中語弟不敢複亦不敢外或已然而發其所以然或一事遂例其餘事按察公宦轍不出閩中廿四年心血精神具在一部從政錄中兄適選官是地得以爲循吏之資上蒼待兄不薄先人流澤孔長兄又能敬天慰親自愛彌謹行踵芳躅紹我先猷弟忻幸至極謹進斯言

瑣談附後

說得出做不出士人通病也古今通人且有自背

五

其說者我輩筆底心頭不敢稍存壞想幸而做得出時纔可自慰信乎汪龍莊先生言曰愚作幕時方試場屋事事備與鬼質及入仕途行有疚於心者突然問心總可入廟先生不作欺人語真名宦也

愈仕愈貧愈貧愈不要錢兄之節也爲貧求仕既仕必不念貧弟之志也卻有兩層要大家參透前輩謂吏僅稱廉則城隍神像不飲民間一杯水亦甚廉靜吏若自多其廉是媒淑女而美其不淫有是理乎三代下唯恐不好名言吏而至今日求

其僅足自多都不易得刻此以勵廉吏造就之功殊不在小

人有受大恩蒙厚惠者兄無望報心曰毋移我窘以窘人月伙貧困數家或言可已兄曰甯移衆迫以迫我似此存心必宏後福

國初有監司號廉明者或問何不置生產爲子孫計答曰幾見紅頂官兒子孫餓死者斯言誤矣改紅頂爲廉明二字庶乎可信古來公侯將相多不自保我朝優待臣工方能以理自卜弟前艤舟漢水半裝飲困非司道大員之于乎我兄弟向前

三

前一想自是不懼向後一想能無心惕

某寅好念舊情深知兄署厨粟罄願助百金竟辭不受兄之言曰所謂懸崖勒馬者非耶然而高則高矣未免太峻受之旋卽還之何如

兄長襟懷超弟萬萬自任所書則云汝嫂出釵環助我弟婦以金釧佐弟寄我我餘千錢度歲樂得清閒而已月前自京邸來書則云吾弟苦借貸濟我閩寓可質衣度日我到此刻胸中仍不悶苦吾弟要學我樣才好養性中和淑之氣頌兄召福致祥

兄言今生今世何幸有此弟弟願生生世世常得
弟於 兄家書親切無忌不免激詞親友來往傳
言須防失實世間兄弟如我輩夫復何言歧路盟
心賢豪不免別深道遠珍重無多聊以自堅愈以
見我兄弟之刻不可離也

人人心中好名利但看如何好法好名亦自利耳
兄無此心不棄鹽場作同知矣弟無此心但讀書
忽進取矣今我兄弟約十年內外倘荷天鑒斯誠
仰 先人餘蔭名迹稍立無負 君恩而清白
所入以之傳遺書刻家乘建善化支家廟復 名

三

宦公所置祁陽祠田量依親族略酬舊願及還債
贖業補產諸事毋避先己之名毋拘後疏之義審
情為緩急度力作次第做一件算一件幸而略如
我意便於 父母墓近加治靜室數間黑頭歸去
皓首相依讀生平未盡之言償多日別離之苦見
人日少行善有資於願足矣刻刻存此心刻刻勿
存此心違榮拂願潔已報親未必非忠臣孝子也
官場習氣最足貽誤子弟入幕少年油滑奴子每
欲結歡自固深入牢籠嚴父師所不能救我兄弟
少承庭訓讀書而外無一友朋足不出宅門口不

談外事驟失怙恃世故未諳種種喫虧事事失算
然幸此十年未嘗不自愛重何莫非當年約束之
遺喫虧失算厚道存焉弟恐 兄嫂有鑒於前任
巧姪結小友歷世事萬一不慎小人闖入誤之終
身弟願 兄一秉當年身受之教今以教子誤人
之師不如無師陷人之友不如無友縱愚且魯亦
必無災無害也

昨有自津來者傳道 兄語乘海船今午必至
滬急切盼望亦遂開筆連日頭額悶痛隘室隙
光中想到便寫弟作字苦笨即稿呈鑒草率惡

三

劣原有原有秋七月八日傳照贅言

光緒癸巳十月少哇叔自湘來京師以此冊見示斌
孫受而讀之見其發揮治術洞燭物理孝弟忠厚之
意藹然溢于言表迺喟歎曰此儒者之心聲良吏之
身範也昔資政公從宦八閩政績彪炳此邦之人至
今追思今吾叔恢張遺緒出身加民其所設施成就
必有大過人者不獨吳民之幸抑亦宗族之光也是
歲十一月二十有一日常熟宗姪斌孫謹跋

余曩在京師聞善化翁子少哇有論治六十四則亟
爲諸老成所稱許各有品題洎晤翁子索觀其稿初
未見其有題跋也余與翁子別久矣快話生平乃得

瞻翁叔平尚書跋其祖像有云傳照之尊人蘭畦先
生由軍功起家爲監司在閩廿餘年多惠政傳照與
其兄傳煦秉家學恂恂孝友相勉爲循吏蓋吾宗之
賢也又贊其尊人蘭畦公遺像云偉哉翁公起家兵
戎而以循吏終也折獄神明而爲儒者宗也不猛而
沖不黔而豐我不識公把公遺容非題是書亦足見
是書之見賞於尚書固有觀其深者余索觀題跋翁
子云士不因人譽而見知乃爲真知余曰然然諸老
成之言未必不足證是書之得失也翁子領之翁子
著述閱富近復有醫時六言之輯此猶未窺豹一斑

也

吳希孟拜跋

善哉得自... 六言之... 知之言未... 不... 于元士不... 皇... 州... 其... 生... 謝...

老... 余... 意... 次...

吳 希 孟 拜 啟